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繡像紅燈記鼓詞 第八回 佳人有意問話園中

詩曰：未到嫁時戒送門，只為婆母賣女身；不知拆散能聚首，故此臨別淚沾襟。閑話休提，書接上回。卻說錢婆見龍氏母女，難以割捨，勸解說道：「大孀子呀，幸虧我還沒領他去賣，你預先這樣熱心。若是我領去賣到人家，人家打他罵下，你還不知怎麼致怨哩！」龍氏說：「錢婆言之差矣！即叫你領去賣他，我焉有怨你之理。不過為的母女一層，臨行囑咐他幾句話，省得到人家討氣。」錢婆說：「既是如此，愛姐你跟我走罷。」唱：

龍氏女一見愛姐他去了，無奈何轉回身來到草堂，說道是婆母靈魂多保佑，保佑著愛姐此去遇善良。皆因為奶奶疼的是孫女，賣了他買個棺材把你裝。前一日死活還是娘三個，今夜晚剩咱娘熄一雙。不言他祝告婆母心酸痛，單表這錢婆來在大街上。暗說道今日若將愛姐賣，合該我尋幾千錢打急荒。就地下弓腰拾個黃標草，插在那愛姐衣角旁邊上。來到了東門之外把城進，小愛姐自留神情細端詳。但只見六街三市多熱鬧，那一些來往人兒鬧嚷嚷，滿街上也有男來也有女，俱都是面上堆歡喜氣揚。想必是今生享受前世福，不似我前世造下今生殃。按下這愛姐觸景頗長歎，錢婆子領定愛姐著了忙，多半日大街小巷俱遊遍，何曾有一人上前答答腔。從前時有個閨女不愁賣，不像這猶如臭屎沒人嘗。暑伏天曬得渾身都是汗，走的我口又乾來心又慌。眼望著前面一顆大柳樹，叫了聲愛姐隨我去乘涼。

話說錢婆領著愛姐來樹下，見有許多的婦女，在那樹陰納涼。也有襪鞋底子的，也有繡花的，俱各抬頭一看，齊聲說道：「你領的好個聰俊小閨女呀，合該你發點財咧。」不言眾婦女誇獎愛姐，且說這樹東邊，就是趙府的花園。蘭英小姐自從那日在客廳與他父親吵鬧了一場，撕爛了退婚文約，恨不能一時搭救孫公子出監，鎮日愁鎖蛾眉。這日正與月姐在花園散心，忽聽牆外有眾婦說話之聲，遂命月姐搬把椅子，登著看看，是甚事咧。月姐腳登椅子，手扶牆頭，往外一看，原來是眾婦女圍著一個小閨女。月姐一聲問道：「這那些人都是做甚哩？」眾婦女往上一看，說道：「那不是月姐麼？你姑娘必定在裡邊，這是賣婆領的個小閨女，生得極好，問問你姑娘買下使喚罷！」眾人正然說著，內中有個粗蠢大胖的婦女說道：「我遞於你言罷。」兩手將愛姐一舉，遞給月姐，那月姐接過放到花園，來至花亭，向蘭英說道：「這賣婆領著的個小閨女，外邊他們叫我接他過來，與姑娘看看好不好。」蘭英小姐舉目一觀，真個好一個精明小閨女，令人可愛。唱：

趙蘭英舉目留神觀仔細，好一個人才標緻小閨女。生就的粉紅面皮嬌又嫩，杏子眼外邊相稱雙眼皮。留的那頂發鬢角黑又亮，耳兩邊代的墜子真相宜。長就的糯米碎牙櫻桃口，還搭上唇紅齒白笑倩兮。上下的腳手天生連利好，又見體態窈窕甚是非俗。看光景今年不過六七歲，穿的是可體隨身半舊衣。這女子日後若是成人大，真不愧當朝一品貴人妻。趙蘭英看罷愛姐腮含笑，動問聲爺娘姓甚住那裡。

話說小姐看罷愛姐，帶笑問道：「你這個小閨女，父娘姓甚，家住那裡？因何賣你？向我說來。」愛姐見問，心中暗想：「俺奶奶活著常說，俺二叔他丈人家，就住在南門裡頭，此處離南門不遠，這只早怕就是趙家花園，他並無二個大閨女，這人分就是俺二孀子，俺二叔被他父害到地，俺與他家有血海之仇，我要說出真名姓來，他應當不買我。要將我買下，那時焉有我的命在？不如說幾句瞎話，哄過一時，等把我送出花園，也就完了。」遂對說：「姑娘你是問我在那裡住，姓甚麼，俺不是姓孫俺姓王。」小姐說：「你爹爹叫甚名字？」

列位，你想愛姐本七歲女童，如何能順口應答呢？想了半天，想不起說個甚名，一時慌了，又說：「不是姓王，俺是姓李。」小姐說：「姓李，你父叫甚名字？」愛姐又想不起說個甚名，愈法著忙，先說在北關裡住，又說在西關裡住。小姐說：「像這麼小閨女，又是會說瞎話哩！月姐把板子拿來打這小妮子，看他說實話不說？」小姐這話不過是驚嚇他，愛姐只當認真打他，嚇的就哭起來了。唱：

小愛姐聽的蘭英要打他，嚇的他眼淚汪汪往下流，尊了聲姑娘你且休打我，聽我把姓名居住說真實：我的那家鄉就在東關住，俺爺爺姓孫名宏是進士。我爹爹繼成應試無音信，我叔叔名喚繼高在監中。只因為爺爺去世遭天火，燒的俺莊田土地盡皆空。一家人少吃無穿難度日，俺二叔無奈賣水求衣食。那一日擔水將他丈人遇，老趙明嫌貧愛富用心機。假意的邀請二叔攻書史，誣賴他酒後行兇殺使女，送到官苦打成招問死罪，頃刻間下在南牢身受屈。我祖母聞聽一氣歸陰路，難的我母親賣髮買錢紙。老夫人無有棺材來成殮，俺的娘龍氏素貞賣女兒。趙蘭英聽罷前後腮流淚，恨只恨爹爹嫌貧把心欺。人家是生兒娶媳防備老，你害的兒子坐監母氣死。